

论乖伯簋的年代



乖伯簋，又名归伯敦、羌伯敦。初为清人潘祖年所藏，解放后归上海博物馆，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《窳斋集古录》、《周金文存》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、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》、《上

海博物馆藏青铜器》、《金文总集》、《金文通释》、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、《殷周金文集成》等均有著录。

乖伯簋铭文如下：

隹(唯)九年九月甲寅，王命益公征眉敖，益公告至，二月眉敖至见，獻賁(献帛)，己未，王命中𠄎歸(仲致饋)乖白鬪衰(伯狐裘)。王若曰：乖白(伯)，朕不顯且玟(朕丕显祖文)、珣(武)，雁(膺)受大命，乃且(祖)克夔(弼)先王，异(翼)自它邦，又(有)芾于大命，我亦弗宋(深享)邦，易女鬪衰(锡汝狐裘)，乖白擗(伯拜)手頤(稽)首，天子休弗望(忘)小孺(裔)邦，歸(归)𠄎𠄎(敢)对𠄎(扬)天子不(丕)杯鲁休，用乍朕(作朕)皇考武乖几王隣殷(尊簋)，用好宗朝(庙)，高夙(享夙)夕，好觴(朋)友孚(雩)百者鬪遘(诸婚媾)，用旃屯录(祈纯禄)、永命，鲁壽(寿)子孙，歸(归)𠄎𠄎(其万)年，日用高(享)于宗室。

乖伯簋的年代，目前多数认为在共王世，理由如下：

其一，乖伯簋铭中“眉敖”又见于“九年”卫鼎。同是裘卫诸器的五祀卫鼎中提到了“共王”，一般认这是生称，因此它们必为共王时器。所以乖伯簋也应同为共王时器。

其二，乖伯簋铭中“益公”又见于永孟等器。永孟铭中诸多人名可联系到穆王和共王时的标准器。这些就是乖伯簋为共王时器的见证。

其实，上述理由非常牵强。

首先，“眉”为国名，西周金文散氏盘中的眉，即《诗·大雅·嵩高》“王钱于郟”之郟，地在今岐山县东南的眉县境内，也是西周时期秦陇地区的一个小邦。武王伐商，眉(微)积极参与的程度可以用“不遗余力”来形容。“敖”系“君长之号”[\[01\]](#)。“眉敖”既然是眉(微)国国君，显然不可能只是一个人。所以，乖伯簋铭与“九年”卫鼎中“眉敖”为同一人的说法，明显难于成立。

其次，“益公”是爵称。在已知的西周金文中，有一家三代均为“井叔”的现象。因此，乖伯簋铭与其它铜器中中的“益公”是否就是一人，也难有定论。

一件有铭铜器的年代，不能只从铭文中的人名这一个方面去判断，而应从铭文所描述的情景中，找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字、词和句式，然后再根据它们的类型来判断其所处的时代。在此，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。

首先，金文中记载周王赏赐裘的例子还有如下：

不寿簋：佳九月初吉戊辰，王在大宫。王姜易不寿裘。对扬王休，用作宝。

敌簋盖：佳十又一月既生霸乙亥，王才康宫，各齐白室，召敌。王易敌豹裘。敌拜稽首，敢对扬王休，用乍旅卽，敌其迈人寿。

师酉鼎：佳王三祀九月初吉丁亥，王各于大室，吏师俗召师酉，王亲裘室师酉，易豹裘。曰：夙夜辟事我一人。酉敢拜稽首，对扬皇天子不显休，用乍朕文考乙白、宄姬宝尊鼎。酉其用追孝，用祈眉寿、膺录、屯鲁。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高孝于宗。

太师虘簋：正月既望甲午，王才周师量宫，旦，王各大室，即立，王乎师晨召大师虘入门，立中廷，王乎宰芻易大师虘虎裘，虘拜稽首，敢对扬天子不显休，用乍宝簋，虘其万年永宝用。佳十又二年。

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，同样是赐裘，所采用的方式却完全不一样。很显然，不同的方式代表着其年代也不相同。

与乖伯簋一样，铭文中有“王命某某馈”的金文还有如下：

貉子卣：唯正月丁丑，王各于吕鬲，王牢于陆，咸宜。王令士道归(馈)貉子鹿三，貉子对扬王休，用乍宝尊彝。

芮簋：唯六月既生霸辛巳，王命芮眾吊繇父归(馈)吴姬饗器，师黄宾芮章一、马两，吴姬宾帛束，芮对扬天子休，用乍尊簋，季姜。

段簋：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，王真毕蒸。戊辰曾，王蔑段历，念毕中孙子，令龔矧馈大则于段。敢对扬王休，用乍簋，孙孙子子万年用高祀，孙子取引。

铭文中和太师虘簋同样有“王呼某某赐”的金文有以下数例：

穆公簋盖：佳王初女𠄎，乃自商师复还至于周，口夕，乡醴于大室，穆公侑印王，兮(呼)宰口易穆公贝廿朋，穆公对王休，用乍宝皇簋。

史懋壶盖：佳八月既死霸戊寅，王才葺京湿宫，窺令史懋路筮，咸。王乎伊白易懋贝，懋拜稽首，对王休，用乍父丁宝壶。

师遽簋盖：佳王三祀三月既生霸辛酉，王才周，客新宫，王诞正师氏，王乎师朕易师遽贝十朋，遽拜稽首，敢对扬天子不坏休，用乍文考旄叔尊簋，世孙子永宝。

师遽方彝：佳正月既生霸丁酉，王才周康寝，卿醴，师遽蔑历，侑王，王乎宰利易师遽珣圭一、篆章三，师遽拜稽首，敢对扬天子

不显休，用乍文且它公宝尊彝，用勾万年无强，百世孙子永宝。

师汤父鼎：佳十又二月初吉丙午，王才周新宫，才射庐。王乎宰应易盛弓、象弭、矢鬯、彤歃，师汤父拜稽首，乍朕文考毛吊鬯彝，其迈年孙孙子子永宝用。

在以上金文中，有一些器物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。

不寿簋铭文中的“王姜”还出现在作册矢令簋、作册鬯卣、叔簋、小臣伯鼎、斝鼎中，一般认为是康王妃，所以其制作年代显然在康王世无疑。

师遽簋盖和师遽方彝为共王时器。

穆公簋是穆王世之物，从“兮(呼)宰口易穆公贝廿朋”来看，此时“王乎某某易”可能行用的时间还不长。

不寿簋铭文中只记赐裘，敌簋盖、师酉鼎、太师虢簋铭文在赐裘之前，都有“召”的记述。而乖伯簋中除了“王命中致归(馈)乖白狐裘”外，并没有“召”的记述。由此看来，“王命某某馈”的行用时间应该在康王世之后且早于“王呼某某赐”。

貉子卣为西周早期后段，太师虢簋在西周中期后段。

可以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列表如下：

王世	康王			穆王	共王	
赐物方式	赐	王命某某馈		王呼某某赐		
铜器名	不寿簋		乖伯簋			太师虢簋
		貉子卣	鬲簋	穆公簋盖	师遽簋盖	
			段簋		师遽方彝	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：乖伯簋和鬲簋、段簋的年代应该在昭王世或穆王前期。

乖伯簋云：“王若曰：乖白，朕不显且玟、珣，靡受大命，乃且克弼先王，异自它邦，又芾于大命，我亦弗宋高邦，易女狐裘”。

这段话应该是王命文书，换句话说，王馈乖白裘其实就是王册赐乖白裘。册赐直到穆王时期才正式形成制度，由此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：乖伯簋的制作年代在昭王世。

由形制纹饰上看，定乖伯簋为昭王时器也无可非议。

乖伯簋，呈斝口扁圆体形，兽首双耳衔环，圈足，通体瓦纹（平行横沟条纹），形制简美朴素。与鬲簋、师虎簋、豆闭簋、即簋、询

簋、无彘簋器形、纹饰密切相关联。

遯簋是穆王时的标准器。这种夔口圈足兽首耳全瓦纹簋，虽然流行于西周中期。其发端于穆王之前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
再从铭文字体来看，乖伯簋的铭文字体中还残存着西周前期的某些特征，其中的文、武二字尤为突出。何尊、孟鼎都将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文、武二字写作“玟”、“珣”；武王时的利簋、成王时的德方鼎、康王时的宜侯矢簋的武字，也是作“珣”。墙盘铭文也记有文王、武王，但文、武二字均不从王。可见，文、武从王，不是整个西周时期的特点，而是西周中期偏早以前的特征。乖伯簋铭中的文、武二字，与何尊、孟鼎等器铭写法一样，说明它们的时代距离不会太远。[\[02\]](#)

综上所述，无论是从语法类型，还是从形制、纹饰、字体方面看，乖伯簋都应是周昭王时器。

[\[01\]](#) 杨树达《积微居金文说》乖伯簋跋及再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184-186页。

[\[02\]](#) 唐兰也有类似的说法。参见《永盂铭文解释》，文载《文物》1972年第1期。